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五本 第一分



中華民國 臺北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三月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五本 第一分

《靈樞》九宮八風名及相關問題研究	孫基然	1
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	魏 斌	61
師承與轉益：以孫應時《燭湖集》中的陸門學友為中心	黃寬重	105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三月

《集刊》列入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Current Contents/Arts & Humanities 及「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THCI)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五本 第一分

定價 新臺幣壹佰捌拾元正

翻印須徵得本刊同意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編輯出版部
封面設計	翁愈琄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惠文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青島西路11號7樓
經銷商	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三月出版

封面圖案：八瓣華蓋立鳥圓壺，本所藏。

本刊已加入「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經典人文學刊庫」、「TAO：Taiwan Academic Online 臺灣學智慧藏」。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編輯委員會主席：黃進興(常務委員)

編輯委員：石守謙(常務召集人)

林富士

李貞德(常務委員)

王鴻泰

陳光祖(常務委員)

李尚仁

李宗焜(常務委員)

臧振華

劉增貴

戴麗娟

陶晉生(中研院院士)

張廣達(中研院院士)

黃樹民(中研院民族所)

黃士強(臺灣大學)

李豐楙(政治大學)

葉國良(臺灣大學)

秘書：戴麗娟

編輯助理：蔡淑貞 黃詠琳

Chairperson: Chin-shing Huang (Standing Committee)

Editorial Board:

Shou-Chien Shih (Standing Committee), Jen-der Lee (Standing Committee)

Fu-shih Lin, Hung-Tai Wang, Kwang-tzuu Chen (Standing Committee)

Shang-jen Li, Zong-kun Li (Standing Committee)

Cheng-hwa Tsang, Tseng-kuei Liu, Li-chuan Tai

Jing-Shen Tao (Member, Academia Sinica)

Guangda Zhang (Member, Academia Sinica)

Shu-min Hu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Shih-chiang Hu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ong-Mao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Kuo-liang Ye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cretary: Li-chuan Tai

Editorial Assistants: Shu-chen Tsai, Yung-lin Huang

編輯與訂閱地址 (Mailing Address):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南港研究院路二段130號
臺北市 11529 臺灣 中華民國

Institute of History &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1529
Taiwan, ROC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ISSN 1012-4195

《靈樞》九宮八風名及相關問題研究

孫基然*

利用考古與古文字資料，研究了《靈樞》九宮、八風名的由來，探討了八風名系統與殷卜辭四方風名、四方神名及郭店楚簡《太一生水》、銀雀山漢簡的關係。九宮之名的考辨，以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及日本仁和寺藏版《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篇為素材，以東、西兩宮之「倉」、東方七宿「蒼龍」之「蒼」與《周易·乾卦·坤卦》中有關描述龍星行天軌跡的爻辭相聯繫，以西北和東南兩宮中的「洛」字共通，以西南宮的「玄」和東北宮的「天」互訓，又以中宮招搖與北斗的關係為切入點，從而揭示了九宮之名的深層涵義。通過復原三種九宮圖的形成過程，提煉出九宮圖製作基礎的同時，判明了九宮洛書配數的具體方法及史前八角紋的形成過程。闡明了九宮八風名的本質，就是古人對「宇宙時空觀」的具體表達與活用。釐定了九宮與八風、八卦名的匹配，至遲成於漢初，蓋出自既精通古天文、易學，又以研究醫學病因的道家賢者之手。填補了式盤、九宮八風與易學、道家的關係及九宮與八風內在聯繫研究的空白。

關鍵詞：《靈樞·九宮八風》 《周易·乾卦·坤卦》 銀雀山漢簡
郭店楚簡《太一生水》 道家

*（日本）吉備國際大學社會科學系

自西漢汝陰侯墓太一九宮式盤問世以來，¹ 人們對《靈樞·九宮八風》的價值，已無異詞。但是，我們注意到，學界對《靈樞》九宮、八風名的研究卻近乎一片荒瘠。對這組空白，本文從九宮八風與易學、道家，九宮與八風內在聯繫的角度，就其命名的由來及相關諸問題，試做初步探討。我們的研究主要依據兩類材料：第一，迄今所見與此相關的考古資料；第二，秦漢以前的古文字資料。

壹·九宮名鉤沉

關於九宮之名，據筆者所知，傳世可見的資料除了《靈樞》注家倪仲玉及現代氣象學者任炳潭對此曾有一些研究以外，幾近是無人問津的寂靜局面。李學勤曾經指出：八卦之宮的名稱汁蟄、天溜等，頗為費解，² 而以研究式盤著稱的嚴敦傑認為：古代記載不多，其原意現尚難明曉。³

倪仲玉曰：

坎宮名汁蟄者，冬令主蟄封藏，至一陽初動之時，蟄蟲始振，故名曰汁蟄。艮宮名天溜者，艮為山，正而不動，因以為名。震宮名倉門者，倉，藏也，天地萬物之氣收藏，至東方春令而始震動開闢，故名倉門。巽宮名陰洛者，洛書以二四為肩，巽宮位居東南而主四月，因以為名。離宮名天宮者，日月麗天，主離明在上之象，因以為名。坤宮名玄委者，坤為地，玄，幽遠也，委，隨順也，地道幽遠柔順，是以名之。兌宮名倉果者，果，實也，萬物至秋而收藏成實，實以名之。乾宮名新洛者，新，始也，洛書戴九履一，一乃乾之始也。⁴

可見，倪仲玉的注釋有三個特點：一是與八卦聯繫；二是與八節物候掛鉤；三是與洛書搭配。誠然，這種解釋是極具啟發的，但是，九宮之名如同招搖宮一樣，顯然是在天上。所以，我們還必須在天上追溯出九宮之名的含義及內在聯繫。

¹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8：12-31。

² 李學勤，《古文獻論叢》（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242。

³ 嚴敦傑，〈式盤綜述〉，《考古學報》1985.4：452。

⁴ 倪仲玉，〈九宮八風第七十七〉，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靈樞〉，頁447-448。其中「一乃乾之始也」一句，與先、後天八卦皆不合，似將先天八卦中配北方的坤卦，誤作乾卦所致。

從事物發展的進程，即由簡到繁的一般規律來思考的話，九宮應該是在傳統的四象五宮基礎之上衍化而來，但學者們卻始終無緣找到與之有內在聯繫的可靠證據。我們發現，東方蒼龍之「蒼」與九宮中倉門之「倉」似有內在聯繫。如果這一假設是正確的話，那麼西方倉果之「倉」同樣亦與蒼龍有涉。⁵《周易·乾卦·坤卦》記載的有關爻辭對說明這一問題十分重要。學者指出：

乾卦以君王對觀象授時的壟斷，借蒼龍六宿的行天變化，闡釋了古老的觀象制度。這種蒼龍六體的行天變化自黃昏之後的潛淵而至見龍在田，次至或躍在淵，又至飛龍在天，再至亢龍，終至群龍無首，記錄了公元前二千年自秋分始而至秋分終的標準天象。而乾卦本名「健」，正言天行健健，星回於天而永不停息。與此相對，坤卦則據人臣行事的特點，借蒼龍六體中的授時主星——天駟房宿——的行天變化，闡釋在觀象授時指導下的傳統禮俗制度。天駟之星的行天變化則自晨明之前的朝見而隕霜，以至旦中而冬藏，再至晨伏而祈社，終至日躔房宿而報成，同樣記錄了公元前二千年自秋分始而至秋分終的標準天象。而坤卦本名「川」，以水性之順以喻順天應事，用以闡明坤卦承天時而用事行禮的道理。這些觀法天地的內容不僅充分反映了乾、坤卦爻辭的創作本義，而且揭示了乾以龍繇、坤以馬象的作意本質。⁶

其中乾卦九四爻辭之「或躍在淵」乃承九二爻辭而言龍星自初昏始見後逐漸上

⁵「蒼」與「倉」古本相通，其例甚多。《詩·王風·黍離》：「悠悠蒼天。」《經典釋文》：「蒼本亦作倉」（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上冊，頁243）；《荀子·解蔽》「倉頡」（王先謙，《荀子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01）；《韓非子·五蠹》作「蒼頡」（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頁450）；太一九宮式盤（圖三，1）或作「蒼」（東宮）或作「倉」（西宮），日本仁和寺藏版《黃帝內經太素》（圖四，1）作「倉」；《禮記·月令》「駕倉龍」，石經本作「蒼」，孫校：周官庾人先鄭注引亦作「蒼」（孔穎達，《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533）；《淮南子·時則訓》（劉安，《淮南子》〔收入《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卷五，頁2）；《呂氏春秋·孟春紀》（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頁7），「倉」作「蒼」。關於倉門、倉果之「倉」，即蒼龍之省，應與其他各宮合看，參見本文的詳考。

⁶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中國文化》2010.23：90。

行，至蒼龍星宿整體於黃昏時躍地而出盡現東方的天象。⁷ 此與東方倉門宮對應，猶如蒼龍出門，開始登天，即《說文解字·魚部》所云：「龍，春分而登天。」⁸ 九五爻辭之「飛龍在天」意承九四爻辭遞述蒼龍六宿行移位置的變化。此時蒼龍星宿的整體已從盡現於地平之後逐漸上行，終至升於南天正中，所以「飛龍在天」即指蒼龍星宿橫鎮於南中天的標準天象。⁹ 此與上天宮對應，亦即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衷》：「羃蟹〔在天〕，□而上也」¹⁰ 之謂。值得注意的是，古人以「飛龍」形容龍星的行天運動這一思想，顯然來源於鳥負龍行天的樸素觀念，此於商周遺物相關題材中已有充分反映。¹¹ 「潛龍」顯指潛伏在淵（地平以下）沒而不見的龍星。從房、心兩宿作為蒼龍星宿的授時主星考慮，這個天象恐指日躔房、心的時節。由於尾宿的赤緯很低，所以這時在黃昏日沒之後，天空中將看不到蒼龍星象，¹² 此與西宮倉果對應。《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漢·鄭玄《注》：「果，謂以勇決為之。」¹³ 《廣韻》：「果，果敢。」¹⁴ 《尚書·泰誓下》：「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孔安國《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孔穎達《正義》：「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¹⁵ 顯然，倉果，即指龍星由此果敢地潛入地平線以下。換言之，此與春分開始登天的升龍相對，應為秋分時節，龍星開始潛入地平線以下，即《說文解字·魚部》所謂：「龍，秋分而潛淵。」坤卦六二爻辭之「直方」即言房宿正中，其自朝覲之後漸升天中，終至旦中天之天象。六四爻辭之「括囊，無咎無譽」乃承六二爻辭房宿旦中的天象而言用事忌宜。「括囊」意即藏物於囊，而坤卦以房宿的行天變化為其爻辭內容，則「囊」正反映了房作為宿名

⁷ (美) 夏含夷，〈《周易》乾卦六龍新解〉，《文史》1985.24：9-10；陳久金，〈《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3：211。

⁸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96，據陳昌治本縮印），頁245。

⁹ 夏含夷，〈《周易》乾卦六龍新解〉，頁9-10；陳久金，〈《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頁208-209。

¹⁰ 丁四新，《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523。

¹¹ 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頁67-71。

¹² 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頁72。

¹³ 賈公彥，《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751。

¹⁴ 陳彭年，《廣韻》（收入《四部備要》），卷三，頁37。

¹⁵ 孔穎達，《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332。

所具有的藏物特點。¹⁶ 筆者以為此與叶（汁）蟄宮對應，其中叶（汁）蟄之「叶」（汁）應讀為「協」，有順應天時之意，而「蟄」則為閉藏，又暗喻「龍星」，現就有關問題試再做如下申論。

《說文解字·蟲部》：「蟄，藏也。從蟲執聲。」段《注》：「凡蟲之伏為蟄。」¹⁷《易經·繫辭下》：「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虞《注》：「蟄，潛藏也。」¹⁸《周禮·冬官考工記·鞀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漢·鄭玄《注》：「啟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¹⁹《呂氏春秋·孟春紀》云：「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高誘《注》：「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²⁰ 凡此皆以蟲類潛藏地中訓蟄。學者指出：

二里頭文化之綠松石鑲嵌龍形遺物當屬大常之龍旻，古代旻旗徽識皆法天官，而龍章源於星象，其本質即在描繪二十八宿東宮星宿躍地而出的升天景象。²¹

殷金文有氏名作大常之形（圖一），字從「於」從「虫」（圖一，2～4），或也從日（圖一，1，5～8），以像於旻旗繪升龍與日，字或從「I」，乃「H」之省形，兼為聲符，故字當為「H」省聲，當釋為「旻」，或省「於」符（圖一，9～10），實即「H」本字，今作「展」。²²

西周金文有「旻」字，本作「旻」（圖二，1～2），從「於」從「壇」，壇亦聲。²³

「壇」乃從「虫」，「亘」省聲。《說文解字·蟲部》：「壇，𧈧壇也。」段玉裁《注》：「𧈧，轉臥也。引申為凡宛曲之稱。𧈧壇疊韻，蓋謂凡蟲之宛曲之狀。」故「旻」字所從之「虫」實即升龍之象，與「旻」

¹⁶ 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頁78-79。

¹⁷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收入《四部備要》），卷一三上，頁40。

¹⁸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638。

¹⁹ 賈公彥，《周禮注疏》，頁1305。

²⁰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頁6。

²¹ 馮時，〈二里頭文化「常旻」及相關諸問題〉，劉慶祝主編，《考古學集刊（第17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203。

²² 馮時，〈二里頭文化「常旻」及相關諸問題〉，頁174-175。引文中之圖號為本文之圖號。

²³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下冊，頁133-134。

字所從之「虫」表意相同，當同寫常彊之龍章，故字從「壇」會意兼聲，以喻升龍倚動死蟪之姿，此恰合二里頭文化常彊及金文「旃」字所繪升龍所表現的形象。²⁴

《國語·周語上》：「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聞一多謂「融」本即龍。²⁵ 金文「融」字作「𩇛」、「𩇛」，從二虫，如此，蟲、龍同意可明。

與《靈樞·九宮八風》有同源關係的太一九宮式盤（以下或簡稱「式盤」）的發現，不僅在考古學方面，而且也給醫學史的研究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其中主要研究成果表現在對式盤使用方法及對《靈樞·九宮八風》的全面解讀。²⁶ 學者或以在北地宮裡，叶為植物，蟄為動物，則地宮可以稱為叶蟄宮。²⁷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望文生義式的誤解。因為式盤在與冬至相配的宮名，與以往文獻中記載的「叶蟄」不同，而是「汁蟄」（圖三，1）。無獨有偶，在由遣唐使²⁸ 或唐玄宗天寶十二年（753）由鑑真和尚²⁹ 攜身東渡扶桑的《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圖（圖四，1）中，與冬至相配的宮名，亦不是「叶蟄」而是「汁蟄」。汁與叶，上古均在緝部端母十聲，古本相通，其例甚多。《說文解字》：「協，眾之同和也。從彐，從十。叶，古文協，從日、十。叶，或從口。」「汁，液也，從水，十聲，與叶同」。《方言》卷三：「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注》：「協、汁，古多無別。」《文選·吳都賦》：「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注》：「汁，猶叶也。」《爾雅·解天》：「在未曰協洽。」《史記·曆書》「協洽」作「汁洽」。《尚書·堯典》：「協合萬邦。」《史記·五帝本紀》作「合和萬國。」《國語·周語下》引《尚書·泰誓》：「朕夢協朕卜。」韋昭《注》：「協，亦合也。」³⁰ 可見，這裡的「叶」或「汁」應讀為

²⁴ 馮時，〈二里頭文化「常彊」及相關諸問題〉，頁176。

²⁵ 聞一多，〈伏羲考〉，朱自清、郭沫若、吳晗、葉聖陶編輯，《聞一多全集》（上海：上海書店，1991，據開明書店一九四八年版影印），第1冊《神話與詩》，頁41。

²⁶ 拙作，〈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考古》2009.6：77-87；〈《靈樞·九宮八風》考釋〉，《遼寧中醫雜誌》39.4（2012）：601-606；〈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考古》（待刊稿）。

²⁷ 任炳譚，〈論九宮八風〉，《河南氣象》1994.2：35。

²⁸ 石原明，〈《內經》の真本國寶《黃帝內經太素》に関する書誌學的考察〉，《漢方の臨床》3.9-11（1956）：27。

²⁹ 錢超塵、李雲，《黃帝內經太素新校正》（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725。

³⁰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98，據臨嘯閣刻本影印），頁107；王

「協」。考慮到坤卦六四爻辭之「括囊」意即藏物於囊，冬季的主要特點又是天地的閉藏，故古人順天時而行閉藏之事。準此，與北方冬至匹配的「叶（汁）蟄」之「叶」，讀為「協」，訓為合，即順應天時。而「蟄」除了以上所論以蟲暗喻龍星以外，主要是表達了冬至時節要閉藏萬物的用事特點。如此，四正宮名與《周易·乾卦·坤卦》有關爻辭有聯繫，淵源甚古明矣。

我們還發現，與東西兩宮以「倉」字共通相似，西北和東南兩宮以「洛」字共通。很顯然，我們不應該把這些有規則的共通點，視為無意之作。受到如此相互對比、彼此闡發特點的啟發，我們便有機會重新探討西南宮和東北宮名的來歷了。學者或以為：

古人常常把太陽作為天的象徵，在地球上觀測太陽，一年中它可以最早在東北方出現，因此東北也許被稱為留天（太陽）的地方，則為天留宮，當太陽移到西南方時，此時天空常呈現暗紅色，則西南為玄委宮。³¹

其說可商。因為我們在這種主張裡看不到所謂在地球上觀測太陽，一年中的最早時間是如何確定的。況且，太陽在一回歸年中的移動與地平方位關係的理想模式是：夏至日太陽從東北方升起，而實際上以夏至為歲首的曆法並不存在。可以推測的是：四維宮應該與四正宮有一定的聯繫。我們以為，四維宮名體現了伴隨龍星回天運動而呈現出的卦氣變化。

《乾鑿度》引孔子曰：

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

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

漢·鄭玄《注》：

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故乾位在西北也。陰氣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陰道卑順，不敢據始以敵，故立於正形之位。³²

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772；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241-242。

³¹ 任炳譚，〈論九宮八風〉，頁 35。

³²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上冊，頁 9。值得注意的是，漢·鄭玄的卦氣說雖似保留了古來的一些難得的信息，但是八卦只能與八節一一對應，而與十二地支或十天干卻無法完配。具體說來，八卦只要配十二月或十二地支的話，位於四維的兩個月或兩個地支只能是取一捨一，《乾鑿度》中的卦氣說不見一、三、七、九月即是明證。《乾鑿度》引「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為月

其「生於子」、「生於午」，即《淮南子·天文訓》所言：「陽生於子，陰生於午。」³³ 其「（陽氣）形於丑」、「（陰氣）形於未」，即《淮南子·詮言訓》所言：「陽氣起於東北……陰氣起於西南。」³⁴ 丑、寅同位，故《淮南子·天文訓》又云：「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³⁵ 可見，天之陽氣形成於東北立春，而西南立秋恰恰又是陰氣形成的方位。換言之，在冬至之前，陽氣開始萌發（陽始於亥），即「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其後經過北方冬至生長來復之後（陽生於子），至東北方位，陽氣才臻於形成階段（形於丑）。³⁶ 同樣，龍星在到達夏至（南方上天宮）之前，陰氣開始萌發（陰始於巳），其後經過南方夏至生長來復之後（陰生於午），至西南方位，陰氣才臻於形成階段（形於未，參見表二），即「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準此，「天溜」的「溜」，當讀為流，訓行。《文選·射雉賦》：「泉涓涓而吐溜。」唐·李善《注》曰：「溜，水流貌也。」《管子》：「宙合溜發也。」《素問·陰陽別論》：「陰陽相過曰溜。」³⁷《靈樞·九鍼十二原》：「所溜為榮。」《難經·六十八難》引《靈樞》作「流」。³⁸《莊子·天地》：「留動而生物，物成之理，為之形。」陸德

也。」（《緯書集成》，頁 8）其中「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正表明八節必須等長才能與八卦完配，「故艮漸正月」以下，當是為彌補卦氣說缺陷而做的調整。無獨有偶，在京房的卦氣說中，卻不見三、六、九、十二月，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第一卷，頁 142。透過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卦氣學說的分歧，它所暗示的事實是十分清楚的，即八卦本與八節匹配而不能與十二月（或干支）完配。故本文雖以卦氣解天溜與玄委兩宮，但不與十二月結合的做法，希望引起留意。必須強調的是，《乾鑿度》引孔子有關卦氣說內容，或為十二消息卦的前身，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³³ 何寧，《淮南子集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頁 218。

³⁴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037。

³⁵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19。

³⁶ 《儀禮·鄉射禮》：「亨于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祖陽氣之所發也。」《釋》曰：「陽氣起於東北而盛於南方，亨狗于東北，飲酒是陽，故法之。」（賈公彥，《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 266）尹灣墓出土博局圖詳配六十甲子，其中甲子起於東北寅位，參見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文物》1996.8：34；尹灣墓出土神龜占，其占法始於左足，正配東北寅位，參見連雲港市博物館，〈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文物》1996.8：30；似比《靈樞·九宮八風》更為古樸的《靈樞·九鍼論》中亦以左足配立春、寅位起始，參見拙作，〈從《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圖看人體外周劃分思想的形成〉，《中華醫史雜誌》41.6 (2011)：323-327。

³⁷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頁 242。

³⁸ 王翰林，《黃帝八十一難經集注》（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難經集注》本影印），頁 220。

明《經典釋文》：「留，或作流。」³⁹ 馬王堆帛書《胎產書》：「一月名曰留刑，食飲必精，酸羹必〔熟〕。」同墓竹簡《十問》：「民始蒲淳溜刑，何得而生？」《淮南子·繆稱訓》作「流刑。」同墓竹簡《天下至道談》：「……唇盡百，汗留至國（臍）。」銀雀山漢簡《富國》：「……年而兵出，州（周）留天下，不服之國，莫之能距（拒）。」銀雀山漢簡《奇正》：「……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也。」張家山漢墓竹簡《脈書》：「留水不腐。」皆應讀為流。⁴⁰《淮南子·原道訓》：「凝結而不流。」高誘《注》：「流，行。」⁴¹《史記集解·周本紀第四》引馬融曰：「流，行也。」⁴² 所以，「天溜」應當理解為天之陽氣從東北立春時節開始運行（「陽氣起於東北」）。根據我們上述對九宮體例的分析，玄委宮的「玄」當與天溜（流）的「天」字互訓。《釋名·釋天》：「天又謂之玄。」⁴³《廣雅·釋言五》：「玄，天也。」⁴⁴《楚辭·招魂》：「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漢·王逸《注》：「玄，天也。」⁴⁵ 可證。如果以天之陽氣從東北開始運行的解釋不誣的話，那麼「玄委」的「委」就應該訓為「末」。《禮記·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也。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漢·鄭玄《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⁴⁶《正字通》：「本曰原，末曰委。」⁴⁷「玄委」即天陽之尾，指陽氣「盡於西南」（《淮南子·詮言訓》），而西南同時又是陰氣形成的方位（前述），與《帛書易傳·易之義》所云：「歲之義，始於東北，成於西南」⁴⁸ 正相合。可見，天溜的「天」與玄委的「玄」，就是《孫子兵法》所言：「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⁴⁹

³⁹ 陸德明，《經典釋文》下冊，頁1479。

⁴⁰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頁198-199。

⁴¹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53。

⁴² 司馬遷，《史記》（收入《四部備要》），卷四，頁7。

⁴³ 劉熙，《釋名》（收入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臺北：大化書局，1995〕，第1冊），頁839。

⁴⁴ 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嘉慶年間王氏家刻本影印），頁135。

⁴⁵ 洪興祖，《楚辭補注》（收入《四部備要》），卷九，頁14。

⁴⁶ 孔穎達，《禮記正義》，頁1248。

⁴⁷ 張自烈、廖文英，《正字通》（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據清康熙九年序弘文書院刻本影印），頁235。

⁴⁸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141-142。

⁴⁹ 李零，《吳孫子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9。

那麼，西北新洛和東南陰洛又應該做何解釋呢？「洛」，自然會使我們想起與八卦起源傳說有關的周王朝，「洛書」或許是周代先民的發明，因為文獻所提供的最早的洛書例證都是出於孔子一系的著作。⁵⁰《水經注》卷一五洛水注引《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⁵¹即以洛水為周王朝的中心。《尚書·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孔穎達《正義》：「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⁵²可見，不僅「新洛」極有可能就是「新邑洛」之簡省，而且「陰洛」和「新洛」之「洛」，就是「洛水」。⁵³準此，這裡的「洛」或為「洛水」的簡稱，又暗指「天河」，而四正提示龍星翱翔軌跡，兩者結合，龍星在天河中穿梭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⁵⁴那麼，與東北、西南兩維一樣，如何從卦氣的角度來理解「陰洛」和「新洛」的意義呢？前已述及，由於陽氣開始萌發於西北方位（陽始於亥），故西北方位為陽（新）。⁵⁵同理，陰氣開始萌發於東南（陰始於巳），故東南方位為陰。可見，西北、東南兩宮以陰陽二氣萌發為基，西南、東北兩宮以陰陽二氣形成為準，一為初始，一為形成，彼此呼應，陰陽消長，動感鮮明。此與前述《乾鑿度》引孔子曰：「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正合。即，四維宮的命名與卦氣的聯繫是緊密的。《淮南子》云：

⁵⁰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532。

⁵¹ 酈道元，《水經注》（收入《四部備要》），卷一五，頁9。

⁵² 孔穎達，《尚書正義》，頁497-498。

⁵³ 儘管「陰洛」和「新洛」的意義或許與洛水的走向亦有關，但是，古之言洛，就起止點的記載多有模糊，加之周人頻繁遷都，古今地理劃分標準不一，至今仍難以考信，故本文對此暫存而不論。要言之，我們以為，「洛」，在具有象徵洛水意義的同時，又點明了自己的身分與易學有關，而以卦氣的流變暗示四維的意義又與四正宮名融為一體才是九宮作者的真義。

⁵⁴ 中國古來的傳統亦表明，龍總是與水相聯。《白虎通德論·著龜》引《禮雜記》曰：「龍非水不處。」（班固，《白虎通德論》〔收入《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51）另，關於龍在天河中穿梭並非孤證。學者以為，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出土的帛畫中心，繪有面右而立的成年男子側像，束髮高冠，……足踏龍躡，其下以雲朵承托，以顯升騰之勢，龍前下側繪鯉魚以寓天河。男子雙手執轡御龍，於天河中破浪前行，見馮時，〈二里頭文化「常璽」及相關諸問題〉，頁189。

⁵⁵ 四維主要是表現隨著龍星的遊行而呈現出來的卦氣變化。其中，西北為陽氣初生，古人為凸顯這一重要的起點，故不以「陽」字，以與屬「陽」的「新」字來命名，而「新」字又恰好具有「起點」的意義，《廣雅·釋言》「新，初也」（王念孫，《廣雅疏證》，頁170），與東北天溜（流），即，陽氣形成方位正相對，可謂用心良苦。

「東北為報德之維也，西南為背陽之維。」「西北為號通之維。」高誘《注》：「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號始通之，故曰號通之維。」⁵⁶ 此與以上所論「天溜」、「玄委」及「新洛」一致。「東南為常羊之維」之「常羊」，乃周流往返，即徜徉是也。《前漢書》云：「周流常羊思所并。」師古曰：「周流，猶周行也，常羊，猶逍遙也。」⁵⁷ 莊達吉云：「常羊即相羊，亦即徜徉。」⁵⁸ 東南與西北的「陽氣將萌」相對，當為「陰氣將萌」，同時又是「陽氣未盛」（夏至之前），即，陰陽二氣正處於高誘所謂：「常羊，不進不退之貌」、「不盛不衰」⁵⁹ 的相對平和狀態。此雖與「陰洛」表述不同，但《淮南子》是在東南陰陽相對平衡階段，以「常羊」（徜徉）之名，強調四維卦氣周流不息之態，而《靈樞》則在東南方位，以「陰洛」之名，具體點明了「陰氣將萌」這一卦氣特徵，兩者並不矛盾。可見，《靈樞》四維宮名與《淮南子》四維宮名有同源關係。必須說明的是，「洛」字除了具有以「洛」代指「洛水」暗喻「天河」，從而表達了「龍非水不處」以外，還揭示了九宮作者身分與易學有關聯，同時又與式盤圓盤上真正的「洛書」遙相呼應。

中宮雖以「吏」（招搖）為名，⁶⁰ 但是《靈樞》明言下九宮的主人公是太一。⁶¹ 所以，我們還必須追溯出「太一」和「招搖」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簡而言之，「太一」與「招搖」，就是天極，即璇璣⁶² 的頂點與北斗斗杓的關係。「太一」不僅為天神、萬物之神，亦為主氣、主時之神。北斗作為上古授時主星，又是通過北斗的周日視、周年視運動體現出來的，而「招搖」恰恰是斗杓的最末一星，授時作用燦然，於是「招搖」或扮演「太一」，或出演北斗，或以斗柄的

⁵⁶ 「陽氣閉結」之「陽」疑為「陰」之誤，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上冊，頁96。

⁵⁷ 班固，《前漢書》（收入《四部備要》），〈禮樂志〉卷二二，頁21。

⁵⁸ 莊達吉，〈天文訓〉，何寧，《淮南子集釋》，頁207。

⁵⁹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207。

⁶⁰ 「吏」與「招搖」關係的討論，參見拙作，〈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頁77-87；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頁79-83；拙作，〈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

⁶¹ 在《易緯乾鑿度》漢·鄭玄《注》中，不僅明言下九宮的主人公是太一，而且同時還記錄了極為古樸的太一下九宮的順序，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上冊，頁32。

⁶² 有關璇璣的考證，參閱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127-137。

身分出現。這種關係從濮陽蚌塑遺址（圖五，1）、曾侯乙墓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圖（圖五，3）、六壬式盤圓盤中央的北斗（圖五，2）、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本「九宮圖」中央的「天一」（圖六，5），到太一九宮式盤圓盤（圖六，3）及《靈樞·九宮八風》兩幅圖表中的「招搖」（圖三，2~3）、乃至於漢代美術作品天帝乘車圖（圖五，4）中，彼此參照，無疑可以得到極好的助證。「招搖」為北斗的代稱，而北斗又為「太一」的化身，所以「招搖」猶如「太一」當居天帝之位，即包括從璇璣的頂點到璇璣的底面，進而擴大到以斗柄為半徑而形成的圓形區域。換言之，「招搖」的獨特地位在於，雖然僅為北斗中之一星，又不是天極，但卻既可以與作為天極的太一等量齊觀，也可以成為北斗的全權代表，⁶³ 當然也是斗杓之星或兼指斗杓。⁶⁴ 李學勤指出：太一下九宮，就是行於時，⁶⁵ 乃真知灼見。總之，「太一」、「招搖」和「北斗」本有不同的內涵，但是，三者通過「北斗」建時這一不可替換的重要環節，建立起所謂「三位一體」的辯證關係。⁶⁶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九宮之名是以中宮「招搖」為核心，其他各宮兩兩相對，十分工整。即東宮的升龍對西宮的潛龍，南宮的上天之龍對北宮的地下蟄藏之龍，東北的天流（留）對西南的天（玄）委（尾），西北陽（新）洛對東南陰洛。

貳·八風名考辨

殷代四方風即後世八風的濫觴，這一精闢見解，經胡厚宣提出以後，⁶⁷ 已被學界公認。但是，我們注意到，在胡厚宣乃至其後一些學者的相關論文中，⁶⁸ 並

⁶³ 拙作，〈「太一」與「招搖」關係考〉，《中華醫史雜誌》40.2 (2010)：77-79。

⁶⁴ 馮時，〈天地交泰觀的考古學研究〉，葉國良主編，《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330。

⁶⁵ 李學勤，〈太一生水的數術解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頁297-300。

⁶⁶ 拙作，〈「太一」與「招搖」關係考〉，頁77-79。

⁶⁷ 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人文科學）》1956.1：49-86。

⁶⁸ 楊樹達，〈甲骨文中之四方風名與神名〉，氏著，《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77-84；于省吾，〈釋四方和四方風的兩個問題〉，氏著，《甲骨文字

沒有觸及頗具特色的《靈樞》八風系統。對觀式盤和《靈樞·九宮八風》可以看出，《靈樞·九宮八風》不僅大存古意，甚至還承載著有早於西漢汝陰侯墓式盤信息的跡象，⁶⁹ 這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探討《靈樞》八風系統的由來。

通觀古今有關八風名的記載來看，大致有以下幾種代表意見。

《左傳·隱公五年》載：「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服虔解為八卦之風，《注》云：「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⁷⁰ 陸德明《經典釋文》：「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闐闐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⁷¹《國語·周語下》韋昭《注》⁷² 及《說文解字·風部》⁷³ 的內容與上引服虔《注》同（詳表一）。

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23-129；鄭慧生，〈商代卜辭四方神名、風名與後世春夏秋冬四時之關係〉，《史學月刊》1984.6：7-12；李學勤，〈商代的四風與四時〉，《中州學刊》1985.5：99-101；饒宗頤，〈四方風新義〉，《中山大學學報》1988.4：67-72；常正光，〈殷代授時舉隅——「四方風」考實〉，《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編輯組，《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 5 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頁 39-55；馮時，〈殷卜辭四方風研究〉，《考古學報》1994.2：131-153；王暉，〈論殷墟卜辭中方位神和風神的蘊義〉，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20-326。

⁶⁹ 參見注 180。

⁷⁰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 113。

⁷¹ 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冊，頁 876。

⁷²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11。

⁷³ 許慎，《說文解字》，頁 284。